



## 我的暑假

□张陈智

今年暑假，我没有外出旅行，就在泉州待着。熟悉的街巷、常去的老店，还有家人闲坐的老屋，藏着太多平时被我忽略的“滋味”。趁着长假去慢慢品味，我也收获了不同以往的暑假故事。

假期伊始，我加入了志愿者活动，同行的都是与我年纪相仿的大学生。清晨的阳光才顺着骑楼的缝隙溜进古巷中，我们一行人便戴着统一的小红帽，手里拿着铁夹子和垃圾袋开始忙活起来。墙角的烟蒂、石阶缝里的纸屑、屋檐下堆积的枯枝，都被我们一点点清理出来。大家边干活边聊天，从各自的专业聊到兴趣爱好，很快就熟悉起来。有的人还指着某座古厝说小时候总好奇与它有关的故事，也有的人提起某家老店的面线糊很好吃，并推荐大家去尝试。不知不觉间，我手里的垃圾袋被装

满了，身边也多了一群能聊到一块儿去的朋友。

三伏天的日头太烈，我减少了出门的次数，随即钻进书房，拿起画笔把之前走街串巷见过的场景记录下来。有时是画古厝的红砖墙和燕尾脊，有时笔下出现的是老街的石板路和开元寺里的千年古刹，当然图上还少不了我吃不腻的古早味小吃。画累了，我便翻出家里的碎布头缝制小布袋，又来找彩线绣上几朵刺桐花当装饰。有次把这些布袋的照片发到线上平台分享，还有外地的网友留言询问是否可以买来当纪念品。我于是挑了两个绣得最好的寄过去，收到对方发来的感谢消息时，心里还偷偷乐了好一阵子。

家里阳台一角则被我开辟成小花园，摆上了几盆多肉和两株茉莉。早上给

它们浇水时，经常碰见隔壁阿伯在侍弄他的兰花，有时他会喊我过去，教我怎么给茉莉剪枝才能多开花。看着多肉的叶片一天天饱满起来，茉莉抽出新的嫩芽，第一次养花的我更是雀跃不已。记得第一朵茉莉绽放时，淡香飘进房间，恰好赶上我画完一幅新图，颜料还没干透，花香混着墨香，变成一股特别的香气，着实令人印象深刻。

暑假过半时，我与家人去了一趟久违的清源山。拾级而上，前面的父母边走边讨论着哪块岩石像老虎哪块像狮子，我跟在后面数石阶，数着数着又被一阵响亮的蝉鸣打断了思路。抵达山顶，拂面的风变得凉爽许多，往山下望去，老城区的红砖屋顶连成一片，新楼群在阳光下闪着光，看起来好像一幅新旧拼贴的画。

下山回了一趟老家，阿嬷早已做好

晚餐，满满一桌都是我爱吃的菜。饭桌上，父亲讲起自己小时候爬清源山摔破膝盖的事，母亲调侃他现在爬三层楼就直喘气，又不禁感叹时间过得太快。阿嬷一边听着，一边不停往我碗里夹菜，嘴里还念叨着：“多吃点，看你们都瘦了。”月光洒在窗外的榕树上，蝉鸣渐渐轻了，屋里的笑声却一直没断。

这个暑假没去远方，时光就在熟悉的街巷里、家里的屋檐下慢慢流淌而过。清理过的老巷变干净了，画里的古城越来越鲜活，阳台上的茉莉仍断断续续地开着，饭桌上的笑声总在傍晚准时响起，一个个美好的片段凑成了回忆，也让我这个暑假变得更加有滋味。

（作者系福建电力职业技术学院2023级学生）

## 不擅长说爱的她

□汪文婷

我的母亲不善言辞，也很少对我说“妈妈爱你”。但长大后回想，其实她早就一遍遍对我诉说了爱意。

小时候，母亲最常对我说的话是“想做就去试”。于是我扎进合唱团，走上朗诵台，连六一儿童节演课本剧，也积极争取想要的角色。记得初次登台表演结束，我站在舞台中央谢幕，一眼就瞧见母亲的笑容和她手机上不断闪烁的闪光灯。那一天，母亲的手机相册又多了不少我的照片。我以为那些照片与旧手机早已尘封在杂物间，谁知有天从书架上翻出一本厚厚的相册，我才知母亲把旧手机里的照片都冲洗出来，当中大部分是过

去我参加活动的照片，许多场景我已记不清了。随手抽出一张照片，我还发现它的背面有母亲留下的字迹，标注的是照片拍摄的时

间与地点。如果说成长是一部电影，那么我的童年“高光画面”皆是母亲记录的，每一帧都藏着她没有说出口的爱。

母亲不擅长表达，却会耐心倾听我的喜怒哀乐。记得刚升入高中时，我很难适应高强度的学习任务，排名也一落千丈。一次月考结束，看着卷子上的红叉，我沮丧不已，攥着书包冲回家，我趴在沙发上一边哭一边抱怨自己笨笨，母亲闻声便把菜篮往灶台上一放，搬了个小马扎坐在我旁边，她没说“加油”，也没讲“努力”，就静静地陪着我宣泄情绪。等我哭够了，她才递来一块毛巾，对我说：“锅里炖了你爱吃的排骨，先去吃饭吧。”隔天早上打开书包，我发现多了一袋巧克力，上面还夹着一张纸条写着：“开心一点。”似乎比起成绩，母亲更关心我的状态，她总担心坏情绪会困住我，平时嘱咐最多的不是“要认真”，反而是“开心点”。后来我才明白比起分数，她更怕我被挫败击垮。

进入大学，我与母亲分隔两地，但我们的关系却愈加亲密了。只要我提出邀约，不爱出门的她定会点头答应成为我的“旅行搭子”。大一寒假，我们一起去北京旅游，不习惯熬夜的母亲却愿意在凌晨四点，陪我骑共享单车去看升旗仪式。爬长城时，她也不嫌累，一直攥着我的手不放，陪我走到了目的地。后来听家里人说，每次旅行回来，母亲都会念叨一句：“女儿可厉害了，能带我去看世界咯。”

其实在我眼里，母亲才是最厉害的，就像无论什么食材到她手里，都能很快变成一道道美味佳肴。有次暴雨来袭，我又要赶回学校，母亲二话不说便骑车载我去车站。她身披雨衣，双手稳稳扶着车把，我坐在她身后，看着她的雨衣下摆随风扬起，样子犹如一位潇洒的女侠，我心

里就像儿时一样觉得格外踏实。

如今再想，母亲的爱从不用言语堆砌。那些照片、倾听、陪伴，还有风雨中为我遮风挡雨的身影，其实已经代替母亲对我说了无数次的“爱你”。这份深沉的母爱，就像家常菜，平淡却暖心，一直都在。

（作者系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级学生）

## 稻花香里的守望

□刘诗彤

小时候，我总爱跟着爷爷去稻田，看着他在田里耕作，就觉得很有趣。印象中，爷爷懂得很多种稻谷的知识，有时坐在田边休息，他会教我如何辨认禾苗的长势，告诉我哪些泥土种出的稻谷更好吃。那时的我也喜欢拉起他布满沟壑的手，摸摸上面的老茧。听说那是握农具磨出的痕迹，还要缠着爷爷讲过去劳作的趣事。

时光一晃而过，爷爷年纪渐长，身体大不如前。有次病刚好，他又想下地干活，爸爸说什么都不答应，爷爷却生气地反驳说自己的身体好着呢，下地干活不成问题。我见他们争执不下，也跟着劝爷爷说：“您先养好身体，以后再干活也不迟。”谁知他仍不肯同意，我只得假装生气，连着好几天不和他讲话，这才让爷爷妥协。可等我们离开老家，爷爷又闲不住，又偷偷拿着农具去了田里。

今年夏季回去，一进门我就看见厅堂一角堆着十几个颜色不同的麻袋，束口系着不同颜色的布条。凑近看，一些麻袋上还歪歪扭扭地写着一个“好”字。见我好奇，爷爷笑

眯眯地解释说那是新收的米，今年收成多，打算挑出一些品质好的送给亲朋好友。当晚新米煮的饭端上桌，我一尝果然很香，边吃边听爷爷讲他侍弄稻子的点滴，说哪片田的谷穗最沉。恍惚间，我好像又看见他弯腰收割稻谷的身影。那一刻，我似乎读懂了田地对爷爷的意义，就像稻子离不开泥土，他总说的闲不住，其实是心里割舍不下那片稻田，放不下侍弄了一辈子的稻子。

（作者系永春县第四中学初二年学生）



(CFP 图)

## 学提线木偶戏

□艾渝晨

初见提线木偶戏，是在清源山脚下。一片空地上，表演者拨动丝线，木偶的手随之一开一合，水袖飞舞，划出道道绚丽的弧线，引得喝彩声不断。精彩的表演让我看得入了迷，见我很感兴趣，父母回去便买一只提线木偶，让我先试着摸索摆弄。

可是木偶到了我手里却不听指挥了。仅是抬手、迈步等简单的动作，我都无法用丝线控制，手忙脚乱一頓操作，丝线还缠绕在一起，简直乱了套。我尝试多次，手里的木偶要么“僵”在原地，要么四肢不协调的摆动，毫无美感可言。我嘴上抱怨“太难了”，心里也打起了退堂鼓。

学还是不学？我犹豫了好几天。直到无意刷到一个视频，介绍的是一只提线木偶从制作到登台的全过程。视频里，匠人拿着刻刀对着木头凿刻，木屑飞落间，木头渐渐有了人形。雕刻、描眉、缝制戏服，再到最后按上丝线，匠人每一个步骤都做得认真仔细。看字幕介绍，我才知一个木偶往往得耗匠人半个月的时间。

接着视频中又出现木偶表演者的身影。只见清晨天未亮，他们就在院子里练习，即使到了炎热的晌午，他们操控木偶丝线的手也没有停下。听解说词介绍，只有一

练再练，多年的坚持，等到手指能够自如地控制丝线，才算技艺真正成熟。

看完视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从头学起。于是我请父母帮忙找了老师，开始认真打磨基本功。先练的是控制单根丝线的方法，终于学会让木偶的手能稳稳抬起，才继续“打磨”让木偶手脚完成连贯动作的技巧。但就算是一个“拱手”的动作，我也练了许久才像样。有好几次，看着丝线缠在一起解不开，我都急得想把木偶扔了，但一想起视频里匠人的专注和表演者的坚持，我又会耐着性子拆开丝线重练。就这样练习了半年，木偶终于能灵活完成动作了，无论是抬手、转身，还是水袖摆动，它都能按我的想法来控制。

如今，我仍在继续学习提线木偶的表演技巧。虽然离登台表演还有很长的距离，但每一次进步都让我感到欣喜，也让我渐渐懂得不管学什么，都得下苦功，只要肯坚持，再难的事也能做好。

（作者系惠安县螺城镇中学初二年学生）

## 判断题

小华考试不及格，爸爸责备他不动脑筋，因为他将所有判断题都选了“对”。小华却说：“爸爸试卷上写得很清楚——答错扣分。”

## 打算退学

叔叔听说侄子要退学，便问

他原因。侄子说：“学校的饭太难吃了！”

叔叔教育他：“你去学校是为了学知识，不是去享受的，怎么能因为饭菜不好吃就退学呢？”

侄子大声反驳道：“叔叔，我上的是烹饪学校呀！”

（请作者与本报联系，以便奉寄稿酬。）

## 美味的“炸角”

□陈宥彤

在泉州，有一道传统点心叫作“炸角”。它有着酥脆的外壳和甜糯的内馅，不仅口感富有层次，还是许多人心中难忘的“古早味”。

这天，奶奶备好了面粉、花生、白糖、花生油、蒜泥与芝麻等食材，准备教我制作“炸角”的方法。只见她往锅里放入一堆沙子烧热，随后撒一把花生粒与沙一同翻炒。炒好的花生倒在竹筛上，等滤掉沙子，奶奶还用手轻轻搓掉花生的外皮，再轻轻摇动竹筛，让花生皮随风飘走。最后去皮的花生放入石臼中捣成碎末，加入白糖、蒜泥、芝麻等配料搅拌，香气四溢的“炸角”馅料才算做好。

和面时，奶奶往面粉里加了适量的油和水，随后将揉成的面团搓成条，再分切成小块。见我跃跃欲试，奶奶便让我试着用擀面杖将面块擀成圆饼状。奶奶一边夸我擀的皮漂亮，一边拿起一张面饼，往里填馅料。接着将面皮做成半月状，还得把交叠的面皮边沿捏成麻花的样子。

待锅里热油开始沸腾，奶奶将包好的“炸角”下锅，油炸时还不忘拿筷子将它们翻面。当“炸角”表面变成金黄色，奶奶才拿笊篱将它们捞出控油。等热气吹

散，我就夹一块“炸角”品尝，刚入口，就感觉酥脆与香甜在舌尖“炸”开，搭配一杯铁观音，滋味更是美味无比。

听奶奶说，“炸角”不仅是本地人逢年过节常吃的传统美食，它还跟着外出打拼的人们前往海外，成为他们缓解思乡之情的寄托。我想这或许就是长辈们常说的家的味道，它总能跨越山海，通过味蕾带人们回到熟悉的家，回到灶台边忙碌的亲人身旁，回到那些充满烟火气的温暖时光里。

（作者系丰泽区第二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）

## 草原之旅

□陈奕铭

如果说石牛山的瀑布像一首激昂的战歌，东湖公园的湖水好似一篇婉约的小诗，那么呼伦贝尔的大草原，更像一幅铺展千里、壮阔磅礴的画卷。今年暑假，我也与家人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

抵达大草原的那天，风和日丽，刚下车一望无际的碧绿草海便映入眼帘。草儿随风摇摆，犹如掀起层层绿色的海浪，美极了。在这片绿色海洋中还有一艘艘“船只”，它们就是漂亮的蒙古包，时而飘出的袅袅炊烟，也为这幅生机勃勃的草原画卷增添了几分生活气息。

放眼远眺，还能看见几位骑着马的牧民，一旁是正低头享用青草的羊

群，它们好像一朵朵胖乎乎的云，与随风晃动的绿草相映成趣。看着眼前的景色，我不禁想起了熟悉的诗句：“天苍苍，野茫茫，风吹草低见牛羊。”

穿过草原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，一棵棵排列整齐的白桦树传入视线，它们“站”得笔直，好似戍守边疆的士兵。阵阵微风吹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又好像在欢迎远方的来客。

离开白桦林，我骑上了马儿。马儿欢快的脚步带着我登上了一处山峰，在那里极目远眺，也能把草原的美景尽收眼底。原来，草原上一条条还有小河，它如同一条飘带落在绿地上。夕阳余晖洒落，河水泛起了金色的波纹，连草原上的马儿与羊群也好似被金光笼罩，宛如一颗颗散落在草原上的宝石。

眼看美好的旅程即将结束，我忽然很想拥有一个暂停键，这样就能多看看这无



(CFP 图)

垠的草原，听听风吹草的声音，再摸摸马儿光滑的鬃毛，也将这清新的草香、辽阔的景象，都牢记在心里。（作者系鲤城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）